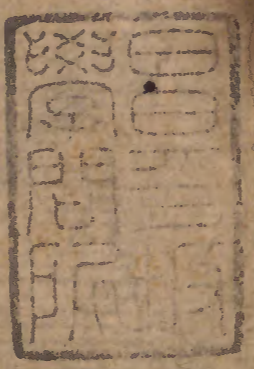


# 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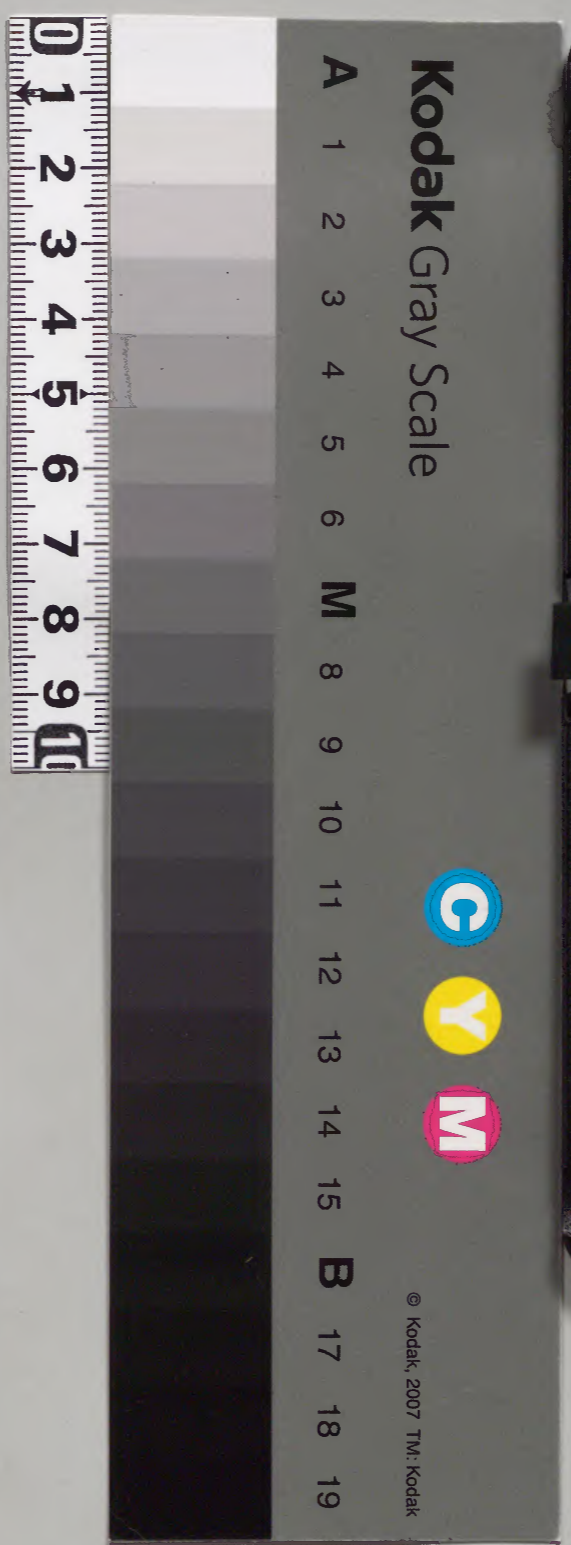
傳三十之三



			九〇三	漢書門
四〇	四三	三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六〇	九〇		漢
函	四三		書
一〇	〇〇	三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33	
冊數	40(21)		
函號	280	2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卷第三十

晉書六十

唐太宗文皇帝

淺御撰文庫

解系 弟結 結育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脩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絜已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疆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頌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言世知之後薛公府掾陸機書黃門





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遷尚書出為雍州刺史揚  
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武元叛與征西將軍趙王  
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事更相表奏朝  
廷知系守正不撓而石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武元不  
從倫秀怒以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  
華裴頡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  
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  
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  
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為冤首倫秀既  
誅冏乃奏曰臣聞與微繼絕聖主之高政貶惡嘉善

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誠  
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  
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  
至如張華裴頡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  
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  
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樂郤降在  
阜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  
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  
合聖意可群官通議八坐議以示等清公正直爲姦  
邪所疾無罪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



直顯宣當不使究其無愧無恨為恩大矣永寧二年  
追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結字叔連少與系齊  
名辟公府掾累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  
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  
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  
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  
何活為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  
始也後贈結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  
結弟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尚書  
郎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孫旂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為幽州刺史右  
將軍旂絜靜少自脩立察孝廉累遷黃門侍郎出為  
荊州刺史名位與二解相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  
轉衛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為兗州刺史遷平南  
將軍假節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  
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  
武門下觀闕器械兄弟旬月相次為公府掾尚書郎  
弼又為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輔為上將軍領射聲  
校尉髦為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為武威將軍領

正德十年



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為車騎將軍開  
府初旂以弼等受署偽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  
差之事必為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  
而已及齊王固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宗公承  
罔檄斬旂夷三族弟尹字文旗歷陳留陽平太守早  
卒

孟觀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  
即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恃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  
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舍是

王璋將討駿觀度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  
以觀為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  
上谷郡公氏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  
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諾王在關中雍  
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為之用周  
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毅有  
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趨捷勇悍  
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  
年威懼氏羌轉東羌校尉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  
以觀所在著績署為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



屯宛觀子平為淮南王允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  
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為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  
安觀義軍既起多勸觀應齊王固觀以此紫宮帝坐無  
他變謂備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為倫守及帝反正永  
饒治令空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

### 牽秀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鴈門太守秀博  
辯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為太保衛瓘尚書崔  
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  
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

守國守士田與妻秀即表訴被誣論愷行文  
辭亢厲以譏抵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  
盛名美譽由是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為長  
史秀任氣好為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又遣秀討昌  
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伐乂以秀為冠軍將軍與  
陸機王粹等共為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  
諂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為  
尚書秀少在京華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  
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處鼓鞞之間必建將  
帥之勲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規獻弼違之奇也



河間王顯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為平  
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顯將馬瞻等將輔顯以守關中  
顯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顯時  
秀擁衆在馮翊是不敢進顯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  
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効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顯  
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繆播 從弟胤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  
有意義高密王泰為司空以播為祭酒累遷太弟中  
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顯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

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  
從弟右衛率胤顯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  
顯令奉帝還洛約與顯分陝為伯播胤素為顯所敬  
信既相見虛懷從之顯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為誅首  
謂顯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  
敢不服顯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胤為越游說  
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為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  
盛顯深憂之播胤乃復說顯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  
安顯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顯後悔之又以  
兵距越屢為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



司禮監  
閣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即帝位是為懷帝以  
播為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任遇日隆  
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  
播胤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  
為已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  
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自我後哀哉起執播  
等手涕泗歔歔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  
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  
衛尉祠以少牢

胤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初為尚  
書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  
石超等大敗胤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胤與播俱  
入關而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胤為冠軍將軍南  
陽太守胤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胤不  
受胤乃還洛懷帝即位拜胤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  
太僕卿既而與播及帝舅王廷尚書何綏太史令高  
堂冲並參機密為東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鄉人也性沉果有才用為司  
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為秦州刺  
正德



同禮監卷之九  
史齊王固輔政以重弟商為參軍固誅長沙王又  
以為參軍時河間王顥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  
有隙每銜之及此說顥曰商為人所任重終不為人  
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為內職因其  
經長安乃執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顥信任  
李含將欲為亂召集隴上士眾以討含為名又以兵  
革累興今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為河南  
尹含既就徵重不奉詔顥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  
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頃之成都王穎與顥起兵共  
攻又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及商為名又以商

為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闕門距張方為方  
所破顥軍遂進又既屢敗乃使商間行齎帝手詔使  
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顥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  
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顥顥捕得商殺之又既敗  
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  
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為地屈以防外攻權變百  
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為之死戰顥知不可拔乃上  
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  
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為  
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



司札監各... 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顯新廢成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昌

###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為豪疆所屈時疆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

一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牛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謚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為妻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為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



司馬遷  
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  
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為威所誣乃止後遷  
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間王顥專制關中有  
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  
皇甫重使討顥於是沉等與顥戰於長安輔遂將兵  
救顥沉等敗績顥德之乃以輔代重為秦州刺史當  
赴顥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  
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  
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  
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輔與稚戰於遮多

谷口輔軍敗績為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  
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接管仲奉主而  
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為又  
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  
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  
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  
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  
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  
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  
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藹藩



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滅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李含

李含字世容隴西遼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恃豪族以含門寒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為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含為別駕遂處群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東

已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傳祇以名義貶含中丞傳咸上表理含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出含寢門少年而奔超為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為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



服于下此為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叙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叙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舍應為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為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為貶以舍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勛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舍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為差代尚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舍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舍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踈舍攝職而隨擊之此為臺勅府符陷舍於惡若謂臺府為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勅唯舍是貶舍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



備耳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為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為中正後為郎守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為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為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異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初大夫之德見含為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含遂被貶退割為五品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為壽城郡

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為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為此職詔停後為始平令及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無以資人秀以為東武陽令河間王顥表請含為征西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為長史顯誅夏侯爽送齊王囹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眾赴倫皆含謀也後顯聞三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遂等鐵騎迴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為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詎顯慰撫之甚厚含諫顯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顯



置酒餞行商因與舍忿爭顯和釋之後舍被徵為翊  
 軍校尉時商奉齊王固軍事而夏侯爽兄在固府稱  
 爽之義被西藩枉害舍心不自安固右司馬趙驤又  
 與舍有隙固將閱武舍懼驤因兵討之乃單馬出奔  
 于顯矯稱受密詔顯即夜見之乃說顯曰成都王至  
 親有大功還藩其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  
 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  
 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固可擒也既去齊立成都除  
 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顯從之遂表請討固拜舍  
 為都督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舍屯陰盤而長

沙王又誅固舍等旋師初舍之本謀欲并去又固使  
 權歸於顯舍因得肆其宿志既長沙勝齊顯穎猶各  
 守藩志望未允顯表舍為河南尹時商復被又任遇  
 商兄重時為秦州刺史舍疾高滋甚復與重構隙顯  
 自舍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罷已乃使兵圍之  
 更相表罪侍中馮孫黨顯請召重還商說又曰河間  
 之奏皆李舍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  
 前舉由舍之謀又乃殺舍

張方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顯累



司 光 監 各 刊 所 卷 之 三 十 一  
遷兼振武將軍永寧中顯表討齊王固遣方領兵二  
萬為前鋒及固被長沙王又所殺顯及成都王穎復  
表討又遣方率眾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  
皇甫商距之方以潛軍破商之眾遂入城又奉帝討  
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眾  
遂大敗殺傷滿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  
衄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遯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  
敗以為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  
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又既新捷不以為意忽聞方  
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越等執又送于金鄴城方

使郅輔取又還營炙殺之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  
萬餘人而西還長安顯加方右將軍馮翊太守蕩陰  
之役顯又遣方鎮洛陽官已苗願等距之大敗而  
退清河王暉夜襲已願已願等奔方乃入洛陽暉於  
廣陽門迎方而拜方馳下車扶止之於是復廢皇后  
羊氏及帝自鄴還洛方遣息罷以三千騎奉迎將渡  
河橋方又以所乘陽燧青蓋素升三百人為小鹵  
簿迎帝至芒山下方自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  
之飾衛帝而進方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在  
洛既又兵士暴哀獻皇女墓軍人喧喧魚復留



意議欲西遷尚跡欲湏天子出因劫移都乃請

帝謁廟帝不許悉引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

之於竹林中軍人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胡賊縱

逸宿衛單少陛下今日臣壘臣當捍禦寇難致死

無二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閣爭割流蘇武帳而為馬

棧方奉帝至弘農顯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

以為不可帝至長安以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

兆太守時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

范陽王勰距逆詔命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乃

遣方率步騎十萬往討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為虓

等所破顯聞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

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到輔厚相供給及

貴以輔為帳下督甚昵之顯參軍畢坦河間冠族為

方所侮忿而說顯曰張方又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

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到輔具知其謀矣而纒

播等先亦構之顯因使召輔坦迎說輔曰張方欲反

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

反為之若何坦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

禍輔既入顯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顯曰

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顯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

嘉靖戊午年 監生馮汝才刊



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刃入守閣者不疑因火下發  
函便斬方頭顱以輔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  
送首與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顯頗恨  
之又使人殺輔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游臻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  
之用處危亂之辰並託迹府朝參謀王室或抗忠盡  
節或許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豈非時難  
政紊利深禍速者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戒懼於此也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為太傅東海王越參軍轉  
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  
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  
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  
南尹華薈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穎司  
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為鳩主中書令李暉太傅參軍  
驎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顛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  
鼎有才用且手握疆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  
史蔚等為參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  
遂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異戴秦王之



上請時捷等曰山京非霸王處不與關中河陽今傳  
命遣鼎書勸秦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  
合夷晉興起義東克復宗廟雪社稷後之耻鼎得書便  
欲詣洛流入謂廷道近河懼有抄劫欲南自武關向  
長安時等皆山東人咸不願入廷藩及時捷等並  
逃散鼎追藩不及拒等見殺在頭廷走得免遂奉秦  
三行止上洛為山賊所襲殺之餘率餘眾西至藍  
田時劉聰向長安為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  
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  
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為皇

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為太子詹事總攝  
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為京兆尹鼎首  
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並  
言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緯比地太守梁肅並  
縉母弟縉之姻也謀欲除鼎證其有無君之心專  
委大臣請討之遂攻鼎肅出奔雍為氏實首所殺傳  
道長安

索靖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  
老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汜衷張彪玄紱索永俱詣太



史記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又並早三唯靖該博  
經三兼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  
傳玄張華與靖一面容厚與之相結拜騎馬都尉出  
為西域戊己校尉長史太子僕司郡張勃特表以靖  
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為  
尚書郎與襄陽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  
服焉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遷  
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鴈門  
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賜爵關內侯  
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雀曰

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  
梁王彤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  
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衛將  
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  
王顥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  
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  
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  
謚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  
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  
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為科士鳥篆類物象形



獻哲交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出簡易百官異脩  
 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  
 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鵠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  
 形欻奮鬣而桓桓及其逸遊眇嚮下正午邪騏驥暴  
 怒逼其轡海水空隆揚其波芝蔓泃陶還相繼棠棣  
 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距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  
 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  
 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紛擾塙以倚靡中持疑而  
 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颺相奔趣凌魚奮尾  
 蛟龍反據投空目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  
 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俶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  
 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  
 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  
 未亂止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  
 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磔  
 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  
 其腕著絕勢於統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時靖行見姑  
 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  
 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鯁卷璆韋絀皆舉秀  
 才韋安昌鄉侯卒少子絀最知名



緜字巨秀少有逸群之量靖每曰緜廊廟之才非簡  
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  
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俄轉太宰參軍除好  
時令入為黃門侍郎出參征西軍事轉長安令在官  
有稱及成都王穎劫遷惠帝幸鄴穎為王浚所破帝  
遂播越河間王顥使張方及緜東迎乘輿以功拜鷹  
揚將軍轉南陽王暕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琳  
為奮威將軍以禦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  
新平太守聰將蘇出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琳安西  
將軍馮翊太守緜有威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及懷

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緜泣曰與其俱寧為五

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

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眾頻破賊黨脩復舊館遷

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緜手擒賊帥李羗與閻鼎

立秦王為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為愍帝琳遷侍中太

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伯又遷前將

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

東尋又詔曰朕昔厄運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

舊京幸宗廟寵靈百宣力得從藩衛託乎群公之

上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宜賚百揆傳弼朕躬其授



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  
侵逼王城以緄為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  
呼曰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  
人荀氏為新豐君子石元為世子賜子第二人鄉亭  
侯劉曜入關其麥苗緄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  
將趙染染仗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  
戰大敗之染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  
錄尚書承制行事劉曜復率眾入馮翊帝累徵兵於  
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  
隴道以觀其變後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

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翹允欲  
挾天子趣保緄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  
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招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  
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緄曰漢  
陵中物何乃多邪緄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  
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  
武帝饗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  
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  
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後劉曜又  
率眾圍京城琳與翹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



命破曜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趨索功盛乃索兵  
 渭北遂還槐里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  
 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  
 於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  
 歲未易可剋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  
 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  
 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欺人必窮其極勢然後取之今  
 索綝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審兵  
 食未盡者便可勉強計寸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  
 天命孤恐霜威一西

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賈疋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  
 器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為武夫之所瞻仰願  
 為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  
 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  
 謝班代之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氐竇首結為兄  
 弟聚衆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愍帝以疋  
 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  
 白骨蔽野百無一存疋帥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



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  
深距死先攻恢不尅死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  
死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罷蕩仲殺之遂迎秦王  
奉為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羣胡攻之死敗走夜  
墮于澗為夫護所害死勇略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為  
已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之主  
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眾望攸歸曾無與二閭鼎  
等忠存杜稷志在經綸乃契澗艱難扶持幼孺遂得  
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

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各未申尋至傾覆昔宗  
周遭大戎而東徙有晉違獷狃而西遷彼既靈慶悠  
長此則禍難遄及豈愍皇地非奧主將絺允材謝輔  
臣何脩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叅謀憑凶亂政為惡  
不已並罹非命解繆忠肅無聞餘慶愍皇纂祭戎是賴  
群公鼎圖福始絺遂凶終

列傳卷第三十

晉書六十

嘉靖九年補刊



列傳第三十一

晉書六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周浚

子嵩讓從父弟讓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恭少府卿浚性果烈  
 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安羅素微賤衆所未  
 知浚獨引之為友遂以恭妻之雖竟有名於世浚初  
 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為尚書郎兼遷御史中丞拜  
 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興陽侯魏王薨為吳王破江  
 西屯成敗孫皓中軍大戰斬侯景相孫資等皆殺數  
 千俘敵萬計進軍屯于橫江











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  
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  
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  
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  
不從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快快不悅臨發與  
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裏貶朝士又詆毀邈邈  
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月  
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  
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  
廷尉廷尉華恒以嵩大不敬棄市論嶷以扇加減罪  
除名時顛方貴重帝隱忍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  
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踈忘王導等  
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  
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  
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  
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  
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  
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  
管仲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  
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為國蠹者

嘉靖戊午年

監生馮友才刊



也始田氏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疆假累世之  
 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  
 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立功  
 之主為人所相而能運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  
 光武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  
 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  
 武力之士不達體之功不可久假以權  
 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二國鼎峙並以雄略  
 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  
 有愆失遺方之恨者也今三導王廙等方之前

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  
 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會  
 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嶠興復舊物此亦群才  
 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  
 蕩蕩不宥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  
 不及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  
 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感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為安以  
 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  
 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知杜心義  
 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嘆夫安危在號

嘉靖戊午年

卷三十一

五

監生馮汝才刊



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  
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  
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  
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  
虛實上為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  
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尋獲全王敦既  
害顓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  
復何所弔敦甚御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為從事  
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顓橫遇禍意恒憤憤嘗衆中  
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筵潛相

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帝誦經云

誤以顓故頻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其喪若思讓王承  
寺而未久顓時謨為後軍將軍上疏曰臣亡兄顓昔  
蒙先帝顧眄之施特垂青睞以參戎佐顯居上列遂  
膺朝政並典群后其隆言與仍與漢曹重蒙寵授亦  
位師傳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時隆加以鄙族結  
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其愛豈所忌惡  
直詭正身陷極禍志不為君一死善惡無二顓  
之云亡誰不痛心逐臣同生能不哀哉王敦無君由  
乘害及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



能摧破凶彊撥亂反正以安乎區宇者宜享之際聖恩  
不遺不顯息閔得奉延侍正臣時而君欲令閔還罷臣  
亡父侯爵時手書度亮並侍以何也壹云壹了當論顯  
贈時未達久言猶在耳至共誥王秉甘阜已蒙清復  
三澄久遠猶在論議况顯忠以衛主身死王事雖枯  
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至人云聞復封加贈褒顯之  
言不知顯有餘責獨負殊因之為朝廷急於時務不暇  
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 用哀歎者也不勝辛酸  
冒陳愚款疏奏不報謨復重表然後追贈顯官謨歷  
少府丹陽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謚曰貞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  
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為諸王文惠王遷司徒左西屬  
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  
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社 曰書即許之稍遷  
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 臣益美轉御史中  
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黃龍為廷尉惠  
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李暹上官已等奉  
清河王暉為太子加馥侍將軍錄尚書馥等不受暉  
令馥與上官已合軍馥以下小人變亂為國賊乃



其司謀南會寺謀共除之謀泄為名所發皆被害獲  
至得先及无為張方所敗召桓遠為南平督東海  
至越迎大駕以護為中領軍未就遷司馬護夜尉加散  
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涇池帝遠言出為平東  
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淮為鎮東將軍與周玘  
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護自經世故每欲維  
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  
然越深憚之馥胡群叛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  
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平輿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  
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

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入  
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岷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  
久居河朔蕭條峭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  
平夷東南為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枕靈嶽名川  
四帶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  
海亦是武德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之聖主神聰元  
輔賢明居險守約周保宗廟永若相之遷宅以享承  
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輔機衛軍即將裴  
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兼節督襄陽路荆  
湘江揚谷先遣四年米租十五萬餘石每石十四萬



匹以供大駕今王浚荀晞共平河漢... 南路遮都弼寇其計並得皇輿未幾... 以恢王略知無不為古人所務取竭... 朝遂夕陷獲生之類越與荀晞不協... 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蘇... 不滑行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 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報之為馥所敗碩退保東城... 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 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眾應之使謝摛為檄摛... 復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

荀晞

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為司隸部從事... 石鑿深器之東海王越為侍中引為通事令史累遷... 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晞參冏軍事拜尚書右丞轉... 左丞廉察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冏誅晞亦... 坐免長沙王又為驃騎將軍以晞為從事中郎惠帝... 征成都王穎以為北軍中侯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 王廙承制用晞行兗州刺史及桑之破鄴也東海... 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為前鋒桑素憚之於城... 外為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先遣單車示以禍



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  
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  
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  
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  
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决如  
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  
賄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  
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  
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  
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而多

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  
恐不鮮羨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  
越以晞復其讎恥其德之引升堂結為兄弟越司馬  
潘滔等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  
大志非純臣又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  
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收兗州經緒諸夏藩衛本朝  
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為之於未亂也越以為然乃遷  
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  
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為郡公晞乃多置叅佐轉  
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

嘉靖戊午年

卷之三十一

二

監生馮汝才刊



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  
掠兗州晞出屯魚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  
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  
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  
劉洽為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昌言曰司馬元超為  
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韓  
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  
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已功伐陳越罪狀時  
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  
宗廟之累不愍屯戍之困當賴方嶽為國藩翰公威

體則不逞之人該匹碑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陞  
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履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  
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  
採非虛言矣汝河以吐幽并以南魏類有所顧憚者  
唯恐而已況汝河之後雖曰汝河亦不得意鼓行中  
州言無益矣汝河又無事乎夫以長其者也伏惟陛  
下威靈之赫乎無之權也昔年以來以姪序萬國  
而采受之矣汝河已亡矣未聞其有也汝河論者  
謂三代之罪汝河之子之罪 亦謂汝河之功下  
汝河之功下汝河之子之罪 亦謂汝河之功下







塗圯隔方貢乖絕宗廟闕蒸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  
 匱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  
 並以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之興慮在旦夕各率  
 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室以盡臣禮而涓邈等劫越  
 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為詔令縱兵寇抄茹食  
 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  
 淮豫之氓陷離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東隅自奉明詔  
 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  
 浚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齎勅浚與臣共尅大舉輒  
 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讚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

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臣聽越還國其餘逼迫宜  
 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願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  
 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  
 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奉皇憲外不協北方州遂令  
 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宮寺劫剥公主  
 殺害賢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  
 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  
 公其思盡諸宜善建弘略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  
 晞表曰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  
 讀跪歎五情惶惶自  
 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

嘉靖戊午年

卷三十一

四

監生馮汝才刊



威外殘庶廢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宮  
寺前司隸校尉劉暉御史中丞溫叡右將軍杜育並  
見攻劫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  
亂莫此之甚輒祗奉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  
等將兵詣項龔行天罰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游騎  
於成臯間獲晞使果復詔令及廷朝書遂大構疑隙  
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  
楊瑁為兗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  
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  
越薨盾敗詔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

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先官如故晞以京  
邑荒饑日甚寇難交至乞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  
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  
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名垣王端及  
和郁等東奔晞率群臣王端為皇太子置行臺端  
乘前以降須太子太傅王贊督中外諸軍錄尚書百倉  
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出衆孤懸在至王將志頗  
盈滿也輝將十八將安王贊出戶庭刑  
政苛虐殺情無以王贊悉殺之  
從事中郎明王贊聞之乃與王贊曰皇晉



遭百一之變當危難之機公親率將為國家  
除暴闢害美上宗何無罪一旦殺之嗚呼  
閭亭何關人事而憂病來臨我左之為之  
以明公以禮進預欲以神自盡公怒預其若  
遠近怨公何者竟舜之去上也以和理而與桀紂  
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況人臣乎願  
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去嗚呼有慙色由是衆心稍  
離莫為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箴傳宣皆叛之  
石勒攻陽夏滅王濬亂豫州城執晞署為司馬月餘  
乃殺之晞無子弟絕亦遇之

華軼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  
大夫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况愛博納  
衆論美之初為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充  
州引為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  
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  
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  
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  
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為儒林祭酒俄  
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為揚武

嘉靖戊午年

卷之三

監生馮汝才刊



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為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  
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  
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  
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  
琅邪王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  
而為壽春所督時洛京存不能祇承元帝教命郡  
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將  
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軼訪過姑孰著作卽于寶  
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  
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

米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

其

其覺

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禦北方無嫌  
於相逼也尋洛郡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為盟  
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史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  
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  
陳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為舟軍以為外援武昌太守  
馮逸次于溢口訪逸破之前江州刺史史衛展不為  
軼所禮心常快快至是與周廣為內應潛  
軍嚴軼軼衆潰等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  
鄴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軼辟為西曹掾尋而軼敗

嘉靖戊午年

晉書三十一

三

監生馮汝才刊



惺藏匿軼二子及妾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惺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 孫耽 耽子拂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龍歷三代祖廙魏侍中父阜陳留相喬少為秘書郎遷威將軍王戎引為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為參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榮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為大司馬初稽紹為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

不敢不受財物稽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專牛豕家奴婢和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詔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苟晞免喬官復為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為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

嘉靖戊午年

卷三十一

監生馮汝才刊



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穎  
 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顥  
 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  
 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輿弟  
 琨率衆救虓未至而虓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  
 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喬却琨父番以檻車載之  
 據考城以距虓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率屯于平氏  
 河間王顥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為東郡  
 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弘與喬  
 牋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石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

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為不允然  
 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  
 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猶介之忿甘為戎首竊以為  
 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况  
 於換代之際介之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  
 宗盟疎不問曲直既功有所在應南區區戰國  
 之科猶能并隆以利社稷況會乎之主我今天下  
 紛主上播若正建忘巨義書有心助分之壽公實聞  
 勞過蒙西恩願東若共善皇主臨下萬民除凶  
 寇救蒼生之福兼及北服若大德未宣乘



雖備家顧之責而亦常懷其非我之責蓋秦之  
時諸侯相往復而和親者多矣而後若楚既往之  
恨退不二之蹤辭連環之結猶如初之好范陽亦將  
悔前之失惠崇後信矣東海王越時討晉亦天與越  
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  
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編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  
首移幸群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  
方伯亦伐鼓即戎勦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  
州將不後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為累身昔  
齊桓救射鈞之難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  
勃鞞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  
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為先奉迎  
為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若崇忠懇共明分局違  
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金所贍以報所蒙實  
不足計一朝之謬登赫然之怒使秦屋東郭相因而  
為益狼之擒也吾雖庶幾負乘過力實難之下逐齊  
凶外以承王室無私同情自為重事矣臣願所獲雖是  
下圖之天子表曰范陽王越代其罪而重其壽焉舉  
其逐越月令其王越以君不君之臣以為君







川太守挺于耽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為宗族所推博學  
明習詩禮三史歷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  
廉慎所在著績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輔政以耽為尚  
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  
贈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  
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  
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鹿矣  
時人重其言出為徐兗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喬弟又姪安太守又子成丹陽尹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  
經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勲庸而祖宣  
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  
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不哀哉向若遠左袵於伊

川建右社 方城之險藉 楚之資簡練吳  
越之兵遭引 海之粟縱 能祈天 命猶足以紓  
難緩亡嗟 其 覆 我悖其此之謂也苟晞  
擢自庸微 上將釋位之 未立貪暴之釁已彰

假手世龍以至屠戮 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嘉靖戊午年

晉書三十一

上

監生馮汝才刊



贊曰開林才理爰登貴仕績  
衝化行江汜軼既  
尊主馥亦勤王背時獲戾遠天不祥喬為戎首未識  
行戡道將鞠旅成名克舉人  
虐有聞忠勤未取

列傳第三十一

晉書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

劉琨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靜王暕之後也祖  
邁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冲  
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  
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  
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  
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謏參管  
朝政京師人事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

嘉靖戊午年

晉書三十一

監生孔怡刊



後並以文才降節事謚琨兄弟亦在其間謚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為掾頗遷著作郎大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琬即琨姊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為倫所委任及篡琬為皇太子琨為琬詹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為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兵三萬距城都王頴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為中書郎琨為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為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

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

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夫母遂為劉喬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之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回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

嘉靖戊午年

晉書三二

監生孔恬刊



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  
壺口關臣自汝州疆目覩困  
流移四散十不存二  
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  
嚮嘗妻子生相捐棄  
死亡委厄曰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萬  
周匝四山動足遇掠  
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  
而此二道九州之儉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  
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  
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  
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  
捍殊俗西禦疆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

當頃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  
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類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  
處朝廷許之時市  
羸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  
姓隨騰南下餘  
不滿二萬寇賊橫道斷塞理  
募得千餘人轉聞至晉陽府寺焚毀僮戶  
地其有  
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於  
道理剪除荆  
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定  
三來境  
恒以城  
門為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  
美而無  
無  
務  
來  
其  
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  
許里  
荒  
空  
遺  
糴  
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  
元海  
子而居



之在官亦著流人稍復雜犬之音愛其美矣珉父暮  
自洛赴之人士奔送者多歸於珉珉在懷撫而短  
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云云珉以相繼然素  
有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舊之河南徐潤者  
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珉甚愛之果為晉陽令潤恃  
寵驕恣干預珉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  
為諫并勸珉除潤珉不納初軍中待色以救東嬴公  
騰之功珉表其弟猗盧為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  
山王浚以珉侵己之地數來擊珉珉不能抗由是聲  
實稍損徐潤又請令狐盛於珉曰盛將勸公稱帝矣  
珉不之察便殺之珉母曰汝不能於經略駕豪傑事  
欲除朕已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  
盛子琬奔于劉琰具言虛實琰大喜以涇為鄉導屬  
上黨太守龍醇降于琬鴈門烏丸復反琬親率精兵  
出禦之琬遣子察及令狐涇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  
高壽於郡陰謀珉父母並遇害珉引猗盧并力攻察  
夫莫之死者十五六珉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  
為恥一可也珉死牛羊車馬而去留其符其璽段擊  
等攻之珉死在後繼而高孝力弱泣血尸立撫慰  
焉珉之子琬以三歲以和集之散聽帝即位拜大將軍







時宜權假位以著無殫之功而有負無之累當肆  
刑書以明無功是以臣以刑表上聞故尋愚款乞奉先  
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必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  
與得興志廣邊陲意大迷之雖身嘗寧無恨黃墟陸  
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之披上特位兼常伯征討之  
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戰懼懼於陰越以為朝  
羞昔中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塔之勳伍負不從城父  
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覲古人其於被堅執銳  
致身寇讎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  
謹拜表陳聞及麴允敗劉曜斬趙苻琨又表曰逆胡

聖聰敢率大羊馮陵輦轂八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  
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  
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琳總齊六軍勦力國  
難王旅大捷俘敵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  
曲肴函無虞劉之驚汗離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  
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合重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  
能無踊躍臣前表當與進軍務重前今年三月都會  
平陽會匈奴石勒以三月八日在榆關城六司馬博  
陵公浚受其偽和為勸三司馬勸石勒欲乘虛臣城  
鳩與懼志在自守又新書國史公生表謀事慮憂慮



尋皆言滅遂使南北顧慮漸行成舉臣所以泣血宵  
吟寤寐長歎者也竊據不圖與臣隔山寇若朝發夕  
及臣旅同惡相求其後亦無不自東北八州而滅其七  
先朝所被存者唯臣是以為朝夕謀慮以圖臣為計  
闕伺間隙寇抄相尋我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  
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才然與寇為伍自守則稽  
聰之謀進討則勒敵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後懷  
憤踊力不從願慙怖征管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  
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剛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  
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集

臣無歸志度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  
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為  
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  
督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  
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  
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未歸  
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  
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  
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  
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拔殘胡之牛羊



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  
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為前驅  
琨自為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  
皆沒并土震駭尋炎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荆  
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  
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  
婚約為兄弟是時面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  
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  
名上表語在元紀令報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  
顛顛延首罔繫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尅復  
聖主掃蕩讎恥豈可猥當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  
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  
大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靈  
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  
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  
哺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  
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不進乃泄其計  
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其  
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誠截二虜  
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群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



匹磾而敗之之群為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  
為幽州刺史共結盟而龔匹磾密遣使齎群書請琨  
為內應而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  
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群書示琨曰意亦  
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  
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  
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  
其中弟赫軍好學有智謀為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  
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  
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吳族盡矣匹磾遂留

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  
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  
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琨之去晉陽也慮  
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異輸寫至  
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  
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為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  
色怡如也為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幄中有懸壁  
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  
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  
小白相射鈎能隆二伯王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



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  
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  
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  
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何意百鍊剛  
化為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  
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湛湛素無竒略以常詞酬和  
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白前篇帝王大志非  
人臣所言矣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  
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  
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  
磾而韓據女為匹磾兒妻其謀而告之匹磾於去  
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  
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  
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  
命但恨讎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歎歎不能自  
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  
以匹磾尚彊當為國討石勒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  
事中郎盧湛崔悅等上表理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  
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  
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共竊見故



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群后鼎沸之難  
勦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  
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勲琨實為隆  
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  
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  
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存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  
之士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  
都失守群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為并州  
之地四塞為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德抗辭厲聲  
忠亮奮發以為天子沈辱而不隕身死節憤非所安

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  
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  
心為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賊黨可以不喪  
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  
澹又以為此難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使用  
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  
弁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獄綱維不  
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  
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  
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礪使榮印期一時俱發又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三十二

二

監生陳宗克刊



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綏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救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迺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卻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春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橐弓

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弟麟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麟波麟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掄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厰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亂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橫加



誣謗言琨欲闕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黜頑凶之思  
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踣躄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  
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廝養之智猶不為之  
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礮之害琨稱陛下  
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  
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  
罪雖小必誅矯制有罪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  
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閑故也而匹礮無所顧忌  
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  
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

體則不逞之人齷匹礮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  
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  
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  
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  
唯琨而已琨害之後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  
州曾無纖介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  
下獻聖之降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  
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靈  
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  
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



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  
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  
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庶子温  
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  
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  
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  
尉謚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  
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  
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  
如此在晉陽嘗為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  
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悞然長歎中夜奏胡笳  
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功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  
而走子群嗣

群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  
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為  
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眾奉群依末波  
温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群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  
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  
愍惜如蒙錄名繼絕與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  
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群等為末波兄弟愛其才託



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群及誌悅同没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群為中書令。■ 冉閔敗後群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群悅誌等十餘人而已。

輿字慶孫雋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碎宰府尚書即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孫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萑萑與秀不悅復以輿為散騎侍郎齊王回輔政以輿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陽王

越之舉兵也以輿為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顥檄劉喬討越於許昌矯詔曰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越距逆詔命多樹私黨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輿兄弟昔因越王婚親擅弄權勢凶狡無道久應誅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為惡日滋輒用苟晞為兗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繹征東大將軍準各勒所領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為大都督督建威將軍呂朗陽平太守才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輿兄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侯



賜絹五千匹。虓之敗，與與之俱奔河北。虓既鎮鄴，以與為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竟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與猶臆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與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與既見越，應機辯書，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越既總錄，以與為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與長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延

等皆輿論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歿，與便娣之，未及迎，又為大傅從事中郎王雋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問與而免雋官。與乃說越遣琨鎮并州，為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指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謚曰貞子。演嗣。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襲爵太傅、東海王。越引為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為陽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為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鎮廬丘。演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為石勒所攻。



同治監谷刊  
演距戰勒退元帝拜為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為石季龍所圍求救於邵續段鴛鴦騎救之季龍走隨鴛鴦屯厭次被害弟胤為琨引兵路逢烏桓賊戰沒胤弟挹初為太傅東海王越掾與琨俱被害挹弟啓啓弟述與琨子群俱在末波中後並入石季龍啓為季龍尚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為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將軍殷浩北伐為姚襄所敗啓戰沒述為季龍侍中隨啓歸國拜驍騎將軍

祖逖 允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遵人也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

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允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脩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贖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流鶩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曰起無恙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



原其辟齊王固大司馬孫長沙王固騎祭酒轉主  
 簿眾還太子中舍人孫章王固夜車固即從惠帝北伐  
 王師敗績固蕩陰遂還洛大駕西幸長安關東諸  
 侯范陽王固高密王固略平昌公固模等競名之皆不就  
 東海王固起以然為典兵衆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  
 及京師大亂遂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  
 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  
 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遜為固主達泗口元帝逆  
 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固丹徒之京口固以  
 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蓋後皆暴桀勇士固

過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山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  
 遂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固不或為吏所繩固輒  
 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固然固若也時帝方拓定  
 江南未遑北伐遂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  
 怨叛也固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固使戎狄乘隙毒流  
 中原今遺烈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固王誠能發  
 威命將使若固等為之固統主則郡國憂樂必因風向  
 赴流溺之士欣固來固蘇固庶固矣固既可雪願大王圖之  
 帝乃以固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固二千  
 匹不給錢固使固自招募固仍將本固部曲百餘固渡



江中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後濟者有  
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也于江陰起冶鑄兵器  
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即將劉演距于石勒也  
流人鳩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為豫州刺史雅  
為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  
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  
逖帝嘉逖勲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進  
據大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逖  
募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  
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蓬陂鳩主陳川

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

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  
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  
既剋譙宣等乃去石李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  
救逖李龍聞宣至而退宣遂助逖討諸屯鳩未附  
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頭其  
少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  
未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  
其為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  
諸郡六獲子一車焉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



蓋獲所掠者皆今歸本軍無恙焉川大懼遂以衆  
人勒逖率衆伐川石李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  
于之李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置桃  
守守川故城住三臺逖遣將韓濟等鎮東臺同一  
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  
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  
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  
不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成饑又益懼無復膽氣石  
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  
鐵等追擊於泝水盡獲之豹宵遁據東燕城逖使

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  
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嘗獲濮陽人逖厚待遣  
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  
人距逖復為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  
官已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  
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踈交賤隸皆  
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河上堡固先有  
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  
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由  
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



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醮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琅與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脩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為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

地而若思雍合一皇統之其甚快快且聞王敦並劉隗等構隙屢有內難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女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細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嘉遠逖恐南無望公為城所設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寧太守張敞新泰內史周閔率衆築壘未成而逖病甚先是李暉度關問告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嘗見河有怪星見子孫孫之分歷既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有女帝也

逖不見星曰為我矣方平



阿光而天... 五十六... 將軍... 辭為從事中郎... 必輕在... 歷官多... 弟北海王... 皆... 事封晉昌公... 為軍諮祭酒... 數... 遠... 然... 遊... 應... 史... 才...

皆... 事... 為... 數... 遠... 然... 遊... 應... 史... 才...



況國史明之得失之跡但或或與可樂府何必圖  
慕然後忘也納喟然曰若不以之道方不之  
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權有史官況大府安  
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遠敏五經詩史多  
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備著一代之典  
寧與奪誠一時之雋也帝以問計室參軍鍾雅雅  
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蓋遂停然史官  
之立自納始也初弟約與述同母俱相親愛納與約  
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  
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為亂階人謂納

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讎  
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  
約為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温嶠以納州里父黨敬  
而拜之嶠既為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納  
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日乎陶曰善襄惡貶  
則佳法也納曰未一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襄貶陶曰此當  
池也月日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  
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



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  
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蹠引少則為清廉朝種暮穫  
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  
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  
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  
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於家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摻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  
倫之幕當于是日寔僂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  
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  
為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

居埽之禍六戒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系絲改色  
跣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  
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摻契寒  
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玄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  
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戒心越石區  
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圉痛哉士稚叶  
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豈較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確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躋驅  
汾晉契闊獯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風懷  
奇節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

風







之石勒既破浚遣又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  
勒勒亦以又為督護既而段匹磾在薊遣書要續俱  
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  
續垂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遂絕  
於勒勒乃害又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  
文鴛救續文鴛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  
卑及聞文鴛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鴛追勒至安  
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入散勒  
北邊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夷晉多  
怨叛

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為平原樂安太守右將  
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  
武邑內史存與文鴛率匹磾眾就食平原為石季龍  
所破續先與曹嶷亟相侵掠嶷因存等敗乃破續屯  
田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  
存及文鴛屯濟南黃巾固因以逼嶷嶷懼求和俄而  
匹磾率眾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  
續季龍騎至城下掠其若人續率眾出救季龍伏騎  
斷其後遂為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  
寺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三十三

監生明和科刊



勉便奉匹碑為主勿有二心時帝既聞續沒下詔曰  
邵續忠烈在公義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勳  
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  
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為營主續之忠誠著于  
公私今立其子是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即受緝使總  
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  
使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  
威遠震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  
為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續對曰  
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

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二心不蒙慈恕言歸遺晉仍  
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  
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美周文生于東夷大禹出  
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  
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  
首神化恥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即偽不得早  
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曩豈之刑囚之  
恒分恒恨天實為之謂之何或勒曰其言悖三孤愧  
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今張賓延之于  
館厚撫之尋以為從事中即令自後諸剋敵擒獲皆



送之不得輒言真獲如續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  
廷有三表之逼不違救恤續既為勒所執身灌園齋  
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其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  
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金帛每臨朝差款以勵群  
官續被獲之後存及竺緝生可與匹碑嬰城距寇而帝  
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  
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碑乃其弟文鴛與竺緝等悉  
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為賊所殺續竟亦遇害

李矩

李矩字世廻平陽人也童亂與群兒聚戲便為其

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下為吏送故縣令杜長  
安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為牙門伐氏齊萬年有殊功  
封東明亭侯還為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吳  
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  
救之故得免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為鄉  
人所愛乃推為塢主東屯平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  
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為汝陰太守永嘉初使  
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眾討洛陽千金竭以利運漕  
及洛陽不守太守荀藩奔河城衛將軍華春奔成臯  
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路入而食之藩嘗餽曲多為



所矣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設藩營各為立屋宇輪裳  
以給之及藩承制寔行臺假矩榮陽太守矩招懷  
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六衆罷矩遣老弱入山  
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  
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藩表元帝  
加矩冠軍將軍輅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  
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哀癘矩垂心撫恤百姓賴  
焉會嶺安群盜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  
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  
之矩曰具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恃遣之時劉

元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為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  
將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  
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  
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  
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為聲  
援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  
使勇士夜襲懷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  
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  
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遣  
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港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



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為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長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

偵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為虞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大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艍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



部將格增潛濟入丈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  
牛馬焚燒器械夜空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  
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  
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及劉粲嗣  
位昏霍日甚其將斬準乃起兵殺粲并其宗族發聰  
家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  
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今二帝幽沒虜庭輒  
率眾扶持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  
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為石勒劉曜所沒矩以  
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祚以為都督司

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懿侯將軍如故  
襄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軍並屯洛陽各相  
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  
同謀告石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  
退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師于安乃虜宋始一軍  
人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安乃虜宋始一軍  
渡河而南石生相率歸矩於是洛陽遂空矩乃表郭  
誦為揚武將軍陽翟令阻之安等且耕且守為滅賊  
之計屬逆臣死石生遺騎多計略賊至報設  
伏破之虜無所得生入口率四千餘騎暴掠諸



縣母政謂三接戰河漢軍房坂請率勁勇五百追

及至於繁脂故亭又軍以誦功多表加赤幢

曲蓋封言陽亭侯郭默然以程約矩禁之不可遂為

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念三默然懼後患未已將降

於劉曜遣來軍鄭雄詣矩謀之矩距而不許後勒遣

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綴矩矩通鑿不利鄭誦弟元

復為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叡西

賓椅盧矩如牛角何一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

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留何論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

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

饑默因復說矩降曜矩既為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

使於曜曜遣從弟岳卑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

使將圍岳岳閉門不出山默後為石念所敗自密南

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勅

誦曰汝識唐止之談不通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

逃支其必留之誦追及於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

遁誦擁其餘衆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救

不至降于石季龍矩所於此以士有陰欲歸勸者矩知

之而不許誦乃率衆南去將歸朝廷衆皆道亡惟郭

誦及秦軍郭方功曹張景王壽苟遠將軍壽龍江霸



梁志司馬尚李弘李瓌設禾乃至可百餘人素家送矩至  
於魯陽縣矩陸焉卒葬襄陽之峴山

段匹磾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為大人父務勿  
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為親晉王封  
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好懷帝即位以務勿  
塵為大單于匹磾為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  
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  
彌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守率疾陸眷及  
文鴛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以還壘末杯追

壘門為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  
眷將許之文鴛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  
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  
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四匹金銀各一簏贖末杯勒歸之  
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鴛與石季  
龍同盟約為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  
武初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結盟討勒弁檄涉復辰  
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  
侯衆軍勒懼遣問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既思報其書  
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



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為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復薊奔喪至于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將募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為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為末杯所敗士眾離散懼琨圖已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

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方追末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鴛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眾懼而散復為石季龍所遮文鴛以其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鴛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鴛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眾失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又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鴛罵曰汝為寇害父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

嘉靖戊午年

晉列傳三三

十

監生胡和科刊



死不為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  
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提文鴛文鴛戰自辰至申  
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  
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  
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  
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  
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  
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  
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  
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  
不能死又不能為汝敬也勒乃季龍素與匹磾結為  
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國又不為勒禮常著  
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為主事露被害文  
鴛亦遇鴆死惟末波存焉及弟牙立牙死其後從  
祖就陸眷之孫遠立自務勿已後值晉喪亂自稱  
位彌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之入其地而盡幽州東  
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  
而與石季龍遼相侵掠遠兵不息竟為季龍所破徙  
其遺黎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後聚兵與季龍  
為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波之子勤鳩集胡羯得萬

三十三



餘人保在山人自稱趙王附二慕容儁後為其國所  
敗徙于繹幕僭即尊號儁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魏浚

浚字子諱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軍居關中初為雍州小吏河間  
王顥敗亂之後以為武威將軍後為度支校尉有幹  
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碛石時京邑  
荒儉浚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為揚威將軍平  
陽太守度支如故以配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  
石梁塢撫養遺衆漸脩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  
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

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  
悅襁負至者甚衆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荀  
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李矩  
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  
曰忠臣同心將何畏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  
結而去劉琨忌浚得與琨軍圖之劉演郭默遣軍  
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  
大破之尺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為曜所得遂死之追  
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

該一名玄本僑居京邑隱避河間王顥之代趙三倫



以該為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後赴難先領兵  
守金墉城故得無他曜引去餘衆依之時杜預子尹  
為弘農太守也宜陽界一衆塢數為諸賊所抄掠尹  
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焉瞻何三日人赴尹瞻知其  
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塢人震懼並服從之乃  
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默焉潘即以該為武威將軍  
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亮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  
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一郡曜嘗攻李矩該破  
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北尹任愔相  
連結後新熒熒寇日至欲下衆南徙衆不從該遂  
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為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  
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徵發既苦瞻又驕虜部  
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衆殺瞻而納該該遷於  
新野率衆助訪討平杜曾詔以該為順陽太守王  
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  
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職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  
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衆救臺軍  
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於道葬  
于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郭默

嘉靖戊午年

史記卷三十三

十三

監生孫休刊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為督將  
求嘉之亂默率遺衆自謂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  
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  
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  
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  
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  
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為質并請糴馬  
糴畢設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  
救於劉琨琨知默狡猾留之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  
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強與俱歸乃遣芝質於石勒勒

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  
抄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穎  
川太守默與石忿戰敗矩轉感弱默深憂懼解印授  
其叅軍殷峯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  
顏謝之三日可曰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  
其將郭謙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以單馬馳去默  
至京都明帝夜征虜將軍劉遐卒以默為北中郎將  
監淮北軍事俄而遐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默為右  
衛將軍遣龍討之默廷將徵壽安懼其為亂召默  
壽後將軍領志討殺初戰有功及六月軍敗績南奔



郝鑒議於曲阿大業聖孫以分威勢使默守之  
安遣韓晃等攻之默守中頗乏水默懼分入馬出  
死乃潛從南門出告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為右  
軍將軍默崇為進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請平南將軍  
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  
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  
敵必有不敗矣時嘗為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  
不亂乎胤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  
於胤時胤被詔免官不即歸罪乃自申理而驕侈更  
甚遠近恠之初默之被徵距蘇岷也下次尋陽見胤

胤參佐張滿等輕默僂露視知默常切齒至是胤臘  
日餉默酒一器胤一頭默封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  
又僑人盖肫先略取祖煥所殺孔煒女為妻煒家求  
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與胤滿有隙至是肫  
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滿  
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人云當先  
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默既懷恨便  
率其徒候旦門開胤胤將吏欲距默默响之曰我  
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內寢胤尚與妾  
卧默牽下斬之出取胤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大逆



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內外掠胤女及諸妾  
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俄而遂停胤故府招桓宣王  
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為平南江州默從之愆期因逃  
廬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可制乃大赦天  
下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為西中即將豫州刺史武昌  
太守鄧嶽馳白太尉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  
也即日率眾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胤首  
詔庾亮助侃討默默欲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  
土山以臨之諸軍大集團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  
之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刃宋侯等恐為侃

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求  
降即斬于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

之際威懷足以容眾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

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讎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

室而距能以少擊眾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世龍

挫衄惜其庸弱功虧一篲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既

拔迹危亡參陪朝伍忿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

豈宜至此段匹磾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

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

嘉靖戊午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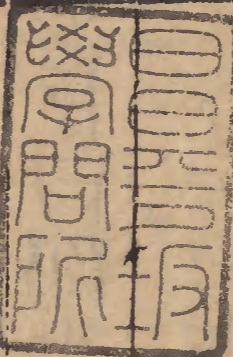
十一

監生孫休刊



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礪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  
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得不報此之  
謂也

讚曰邵李諸將是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  
任重功虧身喪匹礪勁烈墮身金節默貫凶殘自貽  
罪矣



列傳第三十三

晉書六十三



